



乡愁齐鲁



□ 魏新

从小到大,冬至这天,总是得吃饺子的。早晨没吃,中午吃;中午没吃,晚上吃,至少吃一顿,不小心就吃了两顿,甚至一日三餐全是饺子。

因为那个熟悉的说法:不吃饺子,耳朵就会被冻掉。信息源推至张仲景,但我觉得应该没那么久,后人假托而已。饺子的历史最多到南北朝,东汉时还没人会吃。能印证的实物更晚,新疆吐鲁番的博物馆里,有唐墓出土的饺子,差不多就是最早。看起来,唐朝的饺子跟今天外形一样,但不让吃(让吃也不敢吃),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

我吃饺子不怎么挑馅儿,觉得什么馅儿的都好吃,好吃不如饺子,最好吃的饺子,肯定是自己家包的。我不会包,擀皮调馅都不行。我妈包得快,从和面到出锅,最多半晌,就够了一家人吃。

山东的酒店,许多以饺子闻名的,还有专门的饺子宴,盘子摞盘子摆着。个大,皮薄,馅足,好看,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一种味,家常味。(或许,家常味才是饺子最好的味道。)不如一些小店甚至地摊。比如,我老家曹县的马家水饺,多年前就是一个小摊,饺子个小,皮厚,但曾经是那么好吃,每个嚼起来,都有一股羊肉的鲜香。这家水饺摊后来开了门店,有一年,我过年

回去,喝到了二三场,张罗着去吃水饺。一进门,店里满满全是人,一屋烟雾,一地油污,我顺着楼梯上二楼包间,紧扶着把手,还差点滑倒,接着又下来了,实在没有再吃的雅致。

济南过去也有吃饺子的好地方。普利街旁的小胡同里,有家卖水饺的小店。我常在下班后过去,把自行车停在门口,要上一碗羊肉水饺,店主人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用一口小铝锅,坐在煤球炉子上,烧水时打开鼓风机,等水开了,把饺子一只只丢进去,盖上锅盖慢慢煮,中间添两次水,等鼓风机关了,饺子就盛出来了。这些时间,我正好可以剥一头蒜,小碟里

倒上香油和醋,蒜瓣泡在里面,心中充满期待。

幸福,就是在煮饺子的时候剥蒜。

离这家店不远,共青团路的加油站里面的胡同里也有一家小摊,包水饺的老两口每天晚上才出,干到凌晨四五点,现包现下,水饺的口感恰到好处。只是老两口的脾气看上去挺大,对谁都爱答不理,并且只卖饺子,别的一概没有,啤酒都不提供。只有一次,老太太端水饺的时候,突然说,你不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吗?然后客气了一番,非不收钱,我非给,她只好收了。

这个小摊开了二十多年,有次我从那儿吃完,打车,出租车师傅说他开“面的”时,深夜就在那里吃水饺。前两年,老两口小摊撤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更不知道那位出租车师傅是不是已改开网约车了。我主持那档节目,也停播了两年,原本播出的时间是周日早晨六点多,真不知道除了这对卖水饺的老两口,还有谁能这么

早看电视。

我在报社工作那些年,楼后的胡同里有过一位专门包水饺的大姐,租了一间特别小的屋子,能坐不到十个人,每天都是满满的。大姐的水饺也没有多少品类,却特别有家的味道,所以生意一直挺红火。我有时候还在她那里订做,一次包上好几斤,拿回家冻起来,慢慢下着吃。大姐对报社的人非常熟悉,有一次,大姐突然问我,谁谁最近怎么没有来,我说她辞职了,大姐说那等她来这里给我说一下,我请她吃饺子。

后来我辞职了,就再没见过这位大姐。听说报社迁到了新的地址,她也跟着过去了,又在附近开了家水饺店,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有时还会惦记。

曾经,报社附近还有家有名的饺子店,用餐的高峰期总是要等位。那家饺子味道过得去,但也说不上太好。我第一次

去的时候,是一个前辈记者带着,除了饺子之外,还点了一盘蒜泥白肉,后来,我每次去都要点蒜泥白肉,再来一份素三鲜的饺子,总觉得这是荤素绝配,连蒜都配好了。

在家,在家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吃饺子,都是很简单的的事情。简单到让人不觉得饺子的珍贵。近二十年前,我在江南的一座小城,当地根本没有冬至吃饺子的习惯,到了冬至那一天,我绕城一圈,去找吃饺子的地方,竟没有找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冬至没有吃饺子,当时特别心虚,整个冬天,没事就摸摸耳朵,到第二年春天,才放心。

(作者系作家、诗人、历史学者)

非遗传承

□ 本报综合

时而婉转动听,时而悠扬高亢。仅凭一张嘴,便能将飞禽走兽、电子机械等发出的各种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而且不用任何辅助工具。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济南口技的代表性传承人,苗龙练就这项绝活,用了10年时间。

“口技和声乐不一样,需要发音的点更多、更复杂,加上眼神动作,可以说是‘七窍’共鸣。”苗龙介绍说,口技模仿的声音分为动物、机械、电子、乐器、飞禽、其他6大类,要想将声音模仿得像,就必须熟练掌握10多种发音方式,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声音可多达200多种。

少有人知道,苗龙学习口技的最初“老师”竟然是羊。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苗龙家的一只山羊被偷,第二天他在集市上觅到了他的山羊,正被一名男子牵着寻找买家。苗龙找来警察希望能帮他讨回自己的羊,警察问他:“怎么能证明是你家的羊?”苗龙随即张嘴模仿起这只羊的叫声,山羊听到熟悉的声音,立即挣脱缰绳奔到苗龙身边,而那名男子则因涉嫌偷羊被警察带走。少年苗龙没有想到,凭借口技居然能让自己的羊失而复得,从那以后,他觉得口技的作用很大,便开始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

可是,练习口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让口技成为绝活,除了师法自然,还必须得到高手指点。为此,2000年秋天,苗龙拜中国著名口技表演艺术家李传信为师。这一学,就用了10年时间。

为得到老师的真传,苗龙对李传信的传授细心领会、深刻领悟,日复一日地刻苦练习。苗龙始终记着老师的教导:“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为此,他坚持冬练三九,

苗龙：十年练就口技绝活

夏练三伏。家人说:“他练口技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在苗龙看来,口技表演是一种集合民间智慧、科学方法、高超表演而构成的传统艺术。不用“迷子”,则是苗龙在表演口技时的绝活。“迷子”是表演口技时的辅助工具,用鸡的肠衣制作而成,放在口中帮助发音。“不管之前还是现在,大多口技表演者都会使用‘迷子’,我这算是‘独门绝技’,填补了行业空白。”他说,表演时不用“迷子”更加方便,而且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好听。

自2005年开始,苗龙进入演出的“井喷”阶段。他先后获得山东省第五届“泰山文艺奖”、济南电视台“艺高人胆大技能大赛”优秀奖等几十个奖项,省、市电视台也多次录制并播出其口技节目。

苗龙说,过去口技被称为“隔壁戏”,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随着时代进步,观众的期待越来越高,原来“幕后的英雄”必须走向前台,这给口技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给观众奉献出题材更广、表演更精的节目,苗龙在练习口技的同时,还结合具体情景,辅之相得益彰的肢体表演、神情动作,让口技表演达到了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艺术效果。近年来,他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性大型演出,得到专家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获赞“苗龙口技,齐鲁一绝”。苗龙现为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杂技艺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济南市群众艺术馆群星艺术团签约演员。

将口技这项艺术带向全世界,是苗龙的期望。“口技这种艺术形式不受语言的限制,声情并茂,好听易懂,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纽带,促进与外国朋友交往交流。”苗龙对这项技艺的深厚文化内涵感触颇深,他表示,现在专业的口技表演者少之又少,目前跟着他学习口技的徒弟有18位,希望他们将来能担起传承传统口技的使命,将这项令人惊艳的艺术发扬光大。

青岛琅琊台遗址
实证为秦始皇所筑

文史佳话

根据最新出土的考古成果,经过对比证实,青岛琅琊台遗址主峰的“大台”主体是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此考古新发现证实了《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这也是中国东部地区关于秦代建筑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据悉,琅琊台遗址主体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的国家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为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

12月21日,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新发现论证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认同,根据最新出土的考古成果,经过对比证实,青岛琅琊台遗址主峰的“大台”主体是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就是秦始皇时期所筑的琅琊台。此考古新发现证实了《史记》等文献的记

载。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发掘区位于主峰的“大台”、东部濒海的“小台”、山南的“窑沟”“台西头”和东南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通过持续系统发掘,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基本呈现,确认了“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发现台下房间、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佐以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推定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

“窑沟”地点发现砖瓦窑分布区,出土大量遗物,为台上建筑材料分期断代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据介绍,琅琊台遗址主体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的国家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为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此外,山下窑址区发现了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出土的砖、瓦等构件具有标准器意义。

从文献记载看,秦始皇在统一一之后建了一系列建筑,在考古资料中琅琊台是目前可以确定的秦统一后营建最早的建筑遗产,是为了国家大一统而建设的国家建筑工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先后三次东巡到达琅琊。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修建琅琊台。(据新华网)

